

施月兰

施月兰是老周家媳妇，在大浩德，能成为老周家媳妇，都不是一般人。

老周家是大户人家，老一辈哥四个，抱团能干、相互帮衬，中间这辈，到了1980年代，在浩德人眼里，就是各个领域都有人。近的，四个在供销社，一个在大队当书记，一个在学校当校长，好几个在学校教学；远的，有在肇源县里工作的，有在大庆的，还有的正当兵。施月兰的丈夫就在供销社工作，从他的一左一右走过，都能闻到那个年代才有的国光苹果的香味。

施月兰家就住在我家前院，我们两家每到雨季，都要应对西浩德泡的水。

前后院，都住屯子的最西，加上大浩德东高西低，下雨时，雨水都奔西浩德泡淌，所以，每到雨季，一早一晚都能看到施月兰的丈夫和我爸在自家的院墙边垒坝——把土往自家的西院墙根部培。也只有这时，两家的大人才能搭上话，平时我们家是够不上人家的。

施月兰在学校当民办老师，施月兰是老山屯嫁到大浩德的姑娘，施月兰长得不是很好看，但干净、有气质，衣服上一丝多余的褶皱都没有，施月兰不穿花里胡哨的衣服，施月兰永远的短发，施月兰和屯子里人不远也不近，施月兰永远也不大声说话，施月兰把三个孩子伺候得像城里孩子一样干净，施月兰往那儿一站，就是标准的人民教师形象。

施月兰，于我，有恩。

我十来岁的时候，有一次父母半夜里打仗，动了手，我被惊醒，当时心里不知怎么想的，迷迷糊糊地光着脚，哭着往院外走，随后蹲到大门外哭。院里，父母还在吵，施月兰披着衣服站在自家院里，看到了我家发生的一切，她把我领回了她的家。

以前，和她家孩子玩的时候，去过她家，印象中最早的地板，就是在她家看到的，去她家要换鞋。这一次，我怯怯地被施月兰领上炕，雪白的被里，干净的褥子，每个枕头上都绣着好看的图案，或鸳鸯或花草，炕上三个比我小的孩子，白白胖胖，睡得横七竖八，都穿着干净的背心短裤。

她叫丈夫把孩子们挪正，在炕梢给我腾出了一个地方，小声说：“在这儿睡吧，明早再回去。”我一直没有睡，躺那儿一动不敢动。一是这可是老师家呢，那个年代老师在学生心中高高在上，平时说话都要屏住呼吸的；二是人家太干净，我怕自己脚上的土，蹭脏了人家的被褥，我怕自己身上的虱子，爬到人家被子上，躺着躺着，就听到我爸喊我寻我的声音。施月兰也听到了，打开北窗户对我爸喊：孩子在这儿呢！

父母的那场战争，因为我的“走失”告一段落，施月兰目送我回家，说了句：“唉，就比大光大三岁，这孩子的命。”大光，是施月兰的女儿，因为年龄差得多、家庭条件天壤之别，即便是前后院，我们也很少在一起玩，她的这句命，后来又说了一次。

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期中考试刚过，施月兰给我们代课，她讲完课对我们说，咱班有一个同学，这次考试数学、语文、蒙文都打一百分。同学们不约而同地瞅我，蒙文一百分，班级里只有我能够达到，这和我父母每天说蒙语有直接的关系。

那一次，施月兰用眼睛热烈地看我，所谓热烈，有对我成绩的赞赏，更有对我家庭条件不好的惋惜。末子，她又说了一句：命。

前后院住了十来年，施月兰没有走进过我们家，但她愿意女儿和我玩，可我总是远远地躲着大光，总觉得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想起施月兰，还有一个印象，那就是历届小学毕业照，照片上的她，照相的时候，总是把两只手，摞放在一个膝盖上。

施月兰教学很认真，从不打骂学生，且她教过的学生，成绩都很好，她每年都是县里的模范教师，有一次，甚至去北京参加全国模范教师大会，也就是那次回来，她转正了。老周家那段日子，院子里很热闹，亲戚们都来祝贺，但施月兰还是施月兰，还是不苟言笑，还是认真地教学，还是和人群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

离开家乡32年了，施月兰现在快70岁了吧？

几年前，在家乡的马路上看到了施月兰，她老了，可依然干净、有气质，依然觉得她那么远，那么高不可攀。和她说起被她领回家的事儿，她竟记不起来了。那次，施月兰拉着我的手，说了好多话，说话的时候，她的眼睛里有泪。她的泪，我能明白——小时候的我，站在她眼前了。

我也是，即便见着，眼里看到的、心里想的，还是30多年前的施月兰。

回到我所居住的城市，印在心里的，还是她年轻时的样子，她领我回家的样子……



青梅，原名张淑玲，蒙古族，黑龙江省肇源县人，现任《大庆晚报》、掌尚大庆编辑。

◆人间小景

霜色人间

马从春

天冷，霜生。霜色迷蒙，这样的时节，没有湿漉漉的雨天，干冷干冷的，却是十分清新。山川、河流、草木皆为清霜着色，清爽爽亮晶晶的氛围里，演绎着初冬的不同况味。

霜白，草木摇落，清冽可人。幼时早起上学，突然见到落霜，地上的稻草、枯枝之上附着一层白，像是撒了细细的盐花。兴奋异常，上前踩踏，一块块，一脚脚地落上去，咯吱咯吱作响。霜碎声，仿佛山水清音，经年不忘。

叶子经霜之后，成了霜叶。叶的一生，当有三色，绿色为青壮，泛黄为过渡色，变红的霜叶乃是温馨的暮年，妥妥的夕阳红。霜叶，成熟的颜色，经历一个四季的轮回，有人生的厚重，峥嵘岁月的味道。晚唐才子杜牧，尤喜霜叶。远上寒山，独寻胜于二月花的霜叶，红枫、鸡爪槭、黄栌、乌桕……一千多年前，不知让他看到继而痴迷的，到底是哪一种？

一场霜，瘦了人影，肥了菊花。野菊花，循着季节的气息绽放，恣意而洒脱。在山坡，在田野，在沟渠，当大多数鲜花凋零之际，它们顶风傲霜，将自己立成一面面初冬里招展的旗帜。《浮生六记》里的芸娘，只因一句“霜染菊花肥”，便获得少年沈三白的

爱慕。由此，菊花霜，有爱情的味道。

老柿子树肥厚的叶子变红，随风打着卷儿跌落，萧疏的枝头上只剩几枚果实。这些柿子，经霜打之后，湿度降低，糖分沉积，甜蜜如饴。这些果实属于天空，高高矗立，宛如一枚枚小红灯笼，在季节的深处把时光照亮。它们是鸟儿的口粮，大自然的馈赠。

寿州报恩寺里的两株千年银杏，金黄耀眼。初冬的清晨，我去看它们。霜色浸润，叶子褪去青涩，一片诱人的黄。这两株老银杏，植于唐贞观年间，从大唐盛世到如今，朝代更替历史兴衰，仿佛两个不为所动的老人。白霜落了又干，一茬复一茬，一千三百多年的如水时光，伴随漫天的落叶层层叠叠。

黄心乌菜，经霜之后，酥软清甜。晨光熹微，经过小园，一畦黄心乌水嫩可爱。冬天的菜地，几乎已经罢园，辣椒、茄子、西红柿等都了无痕迹。黄心乌，铺展圆润的身子，上面落了一层白白的薄霜。这种乌菜，四周墨绿，中间嫩黄，肉质绵软，落霜之后，其味赛似羊肉。

初冬的地里，还有一些起红薯的人。经霜的红薯秧儿，已经老去，藤藤蔓蔓的缠绕，如同起红薯老人手背上暴突的青筋。红



幸福的一家 汤青 摄

毛伯一家

刘梅芳

哑巴娘要晓梅每天挖一篮子野菜，拎回去剁碎了喂猪。晓梅通常要在茶园待很久。到了饭点，我们都被村头妈妈的呼唤声召回了家。晓梅继续在茶园里找野菜，找不到了她就到更远的田野里去。

哑巴娘长得年轻漂亮，不能说话，只会用手比画。开心时她竖大拇指，生气了哇哇叫。她从哪儿来，我不知道。洋槐墩的新媳妇都是敲锣打鼓，热热闹闹迎进门的，哑巴娘是个例外。好像我一记事她就不声不响地做了毛伯的媳妇，没有来由的三个人极其自然地组成一家子。

晓梅挖野菜时，常常带着伤，脸上，胳膊上都有。“是你妈打的么？”晓梅怯生生地不做答。好心的六指婆气鼓鼓地领着晓梅去找哑巴娘，哑巴娘笑嘻嘻地拉着六指婆嗷嗷嚷半天，直到她拍拍胸脯摆摆手，大家才散去。晚上，鸡上了笼，各家上灯关门，哑巴娘的屋里又传来晓梅嘤嘤呜呜的哭声。

毛伯早前在砖厂做工，后来得了病，一直咳，咳得躺在床上不能动。我的记忆里他一直衰弱的样子，妈说毛伯年纪不大，都是给病害的。

毛伯兄弟两个，无父无母，小时候家里穷，哥哥出去做工，哪里有钱赚就在哪里扎根。曾经拖家带口地回来看过，家依旧是以前的土坯房，床上躺着日日咳的毛伯。

听到晓梅哭，毛伯忍着咳，长叹一口气，气叹出了一半，还有一半在气管里回旋，像过年时路边炸米花子的风箱。晓梅赶紧去拍毛伯的胸口。

“我进家门时没敲锣打鼓，现在天天咳锣咳鼓呢！”哑巴娘虽然不能说，但她对着毛伯敲床档拍洗脸盆哇哇比画，毛伯懂他的意思。米缸空了，水缸里也没水了，哑巴娘很着急。事

薯是低调的粮食，从不炫耀自己沉甸甸的收获，埋在地下，深入泥土里，贮藏了岁月经年的滋味。

麦子染霜，挂在麦苗细长的睫毛上。冬日清晨，一个从田野里走来的人，他的衣服和毛发，会结上薄薄的细霜。他在田里给麦子打墒沟，抑或是经过麦地，麦子躺在泥土的怀抱里，还未睡醒。当麦子醒来，它会发现，给它轻轻盖被子的人已走。一田白霜，一床柔软的棉絮。

霜花，一个温暖的意象。旧时的乡下，晨起，哈一口气，白雾缭绕。于是去看窗子，果然，已经结了霜花。摸上去微凉，心中却是踏实的，妥帖而轻暖。“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天涯游子，羁旅之思，小小的霜花，载一船乡愁，于心灵深处夜航。

满天霜，月落乌啼，不止于姑苏。中国传统文化的版图里，草木霜天，对饮乡愁，处处皆有。一个心中装着故乡的人，远离家园，脚步匆匆，遇霜而止。他会想着，这霜，是从故园来的，一路风餐露宿，只为找到他，然后催他回家。

冷风吹来，枯枝上的薄霜扑簌簌抖落。霜色人间，岁月匆匆，世间万物俱知冷暖。人生如逆旅，你我皆行人，倏忽草上霜，唯愿珍惜和感恩。

一 念

仿佛多年前的某个黄昏，我再次走投无路
时光潦草，秋风岌岌……

我还是那一介书生，卖酒、写诗、流苦、孤忠
旧友日少，相知寥寥，半生赤诚，一腔深情

当我匍匐在滚烫的铁轨上，蜿蜒着命运的荒诞不经
时代匆忙，整个站台颤动，人流流离失所

恍惚天地间，目之所及，仰望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
我想再一次在宿命的倒影中抓住你

山河草木，皆为心相；人间百态，尽是念影……
生老病死，时至则行，芸芸众生，各有樊笼

心灯不借他人火，自照乾坤步步明
而今末路穷途，那便势如破竹……

今宵寒

四季催赶，光阴不及念，眨眼又一秋
忙碌中我们常常远离自己，困在麻木、茫然之中

人情翻覆，世路崎岖
向往山居久住
荒耕爰织，掩帘听雨，品茗观云

山涧流水无愁，花草细语低吟
山岚树木抱朴守寂
让人顿觉无缚无系，行立自在，妙不可语

流云聚散，时光抛闪，不知明日际遇
身如孤舟世如潮，沉浮半生皆鸿毛

昼闲人寂，夜静天高，世间种种皆入禅机
美酒盈樽，云霞漫天，忘却人间荣辱

绵延的悲苦，亦时时渴望穿越人生的迷雾

一念即出，万山无阻
佳思泉涌，书能下酒； 侠情一往，云可赠人

过雨烟云，动人幽意，相逢一夜，一豆禅灯半轮月
重山万岭，惊涛骇浪，无论清浊皆行舟，今宵寒较昨宵多……

人间的水洗不尽世上的尘

波澜该平息了，涟漪没向归途
你应该煮好了粥，等我回来
黑米，花生，桂圆
莲子，薏仁，红枣
它们穿越四季，翘首以盼
咕嘟成一壶热切的酒

没有源头可追溯
岁月荣枯，“有些人能感受雨大多，只是被淋湿”
忧郁的黄昏，寂寥如影随形
青春和你，岌岌可危

你遇到的每个人都曾经披荆斩棘
我只是其中一个，此处致敬
感谢你，心存善意
挽救一颗病入膏肓的心

自语是一种落寞，写诗也是阅读更是
没有故乡的人，终无后路可退

人间的水洗不尽世上的尘
请不要笑我经年以来
一直孤独地翻山越岭

